說帖

卷十九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雲南司 道光十八年

臣等查毆死一家二命將率先聚衆之犯問擬絞決下手傷重至死之犯問擬絞候之例係指聚衆預謀兇毆者而言若先並無鬪毆之心不過糾人前往理論或止欲捉拿送官以致臨時爭毆致斃人一家二命自應仍按各本律例科斷今李竣一因同姓不宗之李幗順向陳相贖田不允邀同往向理論爭鬧李竣一因觸起陳相頼欠奪佃之嫌欲將其送官洩忿因其跑走邀同李幗順等追拿被毆將其戳斃李幗

順亦因其母陳鄧氏赶至哭罵推跌身死是李竣一
等之各斃人母子一命係衅起臨時争閙與預先聯
謀兇閙者不同應各按鬭殺律定擬該撫率將李竣
一依共毆至死一家二命率先聚衆例擬以絞決李
幗順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律擬以絞候均
與例意未協惟死者究係母子二命是否李竣一邀
同李幗順等追赶之時寔止欲拿送官抑寔有商謀
追毆重情臣部無憑懸斷業聞首犯有立決監候之
分從犯有秋審情寔緩決之别未便率行照覆應令

該撫另行提犯研訊務得確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八年

本部查割傷人耳照刃傷律定擬者係指彼此互鬭僅止破裂殘缺傷出無心者而言若有心將人兩耳全行割落自有兇徒因事忿爭擬軍之例不得仍照刃傷人律科斷以致無所區別今李三兒故大擬流犯逃因伊弟李春兒被鄭七兒毆打未傷糾邀李僊兒幫毆戕忿迫鄭七兒被毆倒地之後該犯令李僊兒按住其兩手自用鐮刀將鄭七兒兩耳割落即屬有心全缺與僅止缺毁者不同自應照律擬軍該著

皆將該犯照刀傷人律擬徒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
正該犯係已流人犯罪應照律科以後犯之罪李三
已應改依兇徒忿爭全抉人耳者發近邊充軍例擬
發近邊充軍仍行定地發配至配所責安置餘如所
咨辦理配所地保 六
六

河南司 光緒八年

查律載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傷重者絞監候又例載兇徒因事忿爭剜瞎人眼睛者發近邊充軍各等語此案王同旭因尹良玉疑伊與徐光歧等行竊轉告失主通知保長各家訪查無獲後尹良玉仍以前事向論該犯氣忿輙糾允徐光歧等將尹良玉共毆致傷身死已死尹良玉僅止疑竊查閱與誣竊不同並非罪人其被徐光歧戳瞎右眼睛猶能罵不絕口未致戕生惟後被王同旭挖出左眼睛即行殞命其

為死於該犯後下手之傷無疑且係原謀應以擬抵
應如該撫所題王同旭合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
傷重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徐光歧
起意將尹良玉右眼睛戳瞎雖屬有心致廢惟僅止
瞎人一目與瞎人兩目致成篤疾者情節較輕未便
照例擬軍致無區別徐光歧應照瞎一目律擬杖一
百徒三年鮮配折責充徒云云等語查瞎人一目擬
徒之律係指彼此互鬪傷出無心者而言刺瞎人眼
睛擬軍之例係指兇徒忿爭傷出有心者而言例但

分瞎與未瞎不分一目兩目亦猶故折人肢體不分一肢兩肢也今徐光岐將尹良玉右眼睛戳瞎係在倒地迭毆之後其為有心無疑既據訊明該犯起意將其右眼睛戳瞎自應照例擬軍該撫既稱徐光岐起意戳瞎又稱應照律擬徒殊未允協應即更正徐光岐應改依兇徒因事忿爭剜瞎人眼睛者發近邊充軍例擬發近邊充軍即行定地發配至配折責安置餘均應如所題辦理

直隸司 光緒十年

查因人連累准其收贖係刑律極輕之條若案情與律意稍有未符即不得率行牽引致滋輕縱此案李倉因已革本村保正孫耀淙屢次央令邀人保其依舊復充未允孫耀淙時常吵鬧嗣復往向李倉借貸李倉無錢回覆孫耀淙生氣因思李倉既不肯保充保正又不允借貸起意誣告令其受累即添砌李倉在家賭博等詞赴州呈控批飭差傳李倉查知氣忿起意欲將孫耀淙毆打洩忿因恐孫耀淙力大難敵

當向賓含唤告知前情邀允帮毆李倉攜帶小刀並鎚子賓含唤空手偕至村口適孫耀淙取保回家彼此逕遇李倉即斥孫耀淙誣告賭博之非彼此罵詈孫耀淙撲毆李倉閃在孫耀淙背後乘勢將其揪跌倒地並令賓含唤按住其兩手孫耀淙牽及李姓祖先辱罵兩腳亂蹬李倉用刀將孫耀淙右腳踝近上砍傷孫耀淙愈行肆罵李倉又用鎚將孫耀淙兩眼睛扎傷該督以孫耀淙兩目被瞎右腳踝筋縮不能舒展已成篤疾將李倉依擅傷罪人如毆至折傷以

上按其擅殺之罪應以鬭殺擬絞者仍以鬭傷定擬
鬭毆瞎人兩目律擬流聲明該犯得罪之由係因孫
耀淙誣告賭博所致案屬因人連累致罪孫耀淙誣
告反坐已成篤疾律得收贖該犯亦應照律收贖孫
耀淙依誣告人杖罪不論已未決加所誣罪三等律
應於所控枷杖罪上加三等擬杖八十徒二年業已
成篤照律收贖賈含嫌聽糾邪按酌照不應重律擬
杖八十亦照因人連累例一體收贖等因咨部　本
部查因人連累致罪正犯收贖連累人亦准贖罪之

律係指别人犯罪連累以得罪者而言若核其獲罪之由係自行有心故犯即與因人連累之律不相符合自不得因正犯業已成篤遽將傷人之犯一體收贖致涉牽强今李倉因孫耀淙曾充本村保正被革後央保其復充未允被孫耀淙挾嫌控告賭博是孫耀淙挾嫌誣控已有應得之咎該犯李倉自應聽候本官審斷乃起意欲將孫耀淙毆打洩忿遂令竇含峡帮助始則用刀將其腳踝砍傷繼復用錐扎傷兩眼睛以致孫耀淙兩目被瞎腳踝筋縮不能舒展成

篤是該犯以被誣之故自行糾毆傷人成篤核與因他人犯罪連累得罪者迥不相同即謂該犯孔將孫權淙兩目究係因被誣所致與實在鬪毆致成篤疾者有間亦祇可於本罪上酌量減等豈得遽援因人連累致罪之律因正犯成篤收贖將該犯照連累人一併收贖引斷既未允協罪名即關出入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詳核案情律意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直隸司 光緒十二年

再據大學士直隸總督李　咨天津鍋夥匪徒案結發配潛逃衆多酌量變通一案原咨內稱天津地方民俗強悍向有無賴匪徒設立鍋夥糾衆械鬬擾害商民現行例內所定鍋匪罪名已屬綦嚴無如該匪徒兇狡性成案結發配往往潛逃近年以來咨結各案起解不過數月多或一年配所紛紛咨緝甚有未及到配中途早已遠颺即或拏獲調發不久復又逃回法有所窮竟不足以示懲儆援照光緒九年刑部

議覆步軍統領衙門五城御史嚴定棍徒擾害章程
摺內等獲軍流徒逃犯如係積慣窃賊案情較重或
係著名匪棍以及逃次脫逃者由刑部定案時解交
直隸總督轉發府縣監嚴行禁錮章程聲明天津鍋
匪聚衆擾害與京城棍徒大致相同擬請嗣後拏獲
此等匪犯不論有無傷人將為首擬軍者永遠監禁
為從罪應擬軍者酌予監禁二十年犯該擬徒者酌
予監禁五年咨部核覆等因臣等詳加查核係為嚴
懲匪徒免致脫逃後行滋事起見應如所咨嗣後天

津鍋夥聚衆擾害匪犯除致斃人命罪應擬抵者仍
按例辦理外其餘不論有無傷人首從罪應擬軍及
犯該擬徒者均於審明咨結後分撥直屬州縣嚴行
禁錮惟查此等鍋匪聚衆持械逞兇傷人雖屬兇惡
究與因瘋殺人等項例應永遠監禁者迥不相同該
督既仿照京城棍徒及積慣窃賊等案監禁章程核
辦似毋庸拘定年限應酌量禁錮俟數年後察看情
形如果寔知改悔仍行發配以符定例該督聲稱將
為首永遠監禁為從分別酌予監禁年限之處應毋

奏

庸議至所稱此項匪徒擬請先儘天河兩屬挨次分
羈俟額滿即推廣別府州縣一體匀撥每處以兩名
為度同案人犯不准並羈一監至津邑為錫匪屬聚
之區應毋庸撥發以免勾結為患等語亦應如所咨
辦理事關變通章程謹附片具

奉天司 光緒十三年

查兇器傷人擬軍之例因其非民間應有之物故無論是否有刃及用背用刃但經傷人均應照兇器科罪若用殘缺不全兇器傷人向有准予量減成案今王滿山因聽從逸犯老馮銀匠糾邀共毆用順刀背將崔理保右後肋毆傷自不得因係未經用刃遽予末減惟既據聲稱順刀業已斷折究與完整者有間自應照歷辦成案量減問擬該督等將王滿山於兇器傷人軍罪例上量減一等擬以滿徒情罪尚屬允

協應如所咨辦理餘如所擬完結並令飭緝逸犯老
馮銀匠即馮立才務獲究報可也

浙江司 道光十八年

本部查陸四觀扯傷阮廷章致命腎囊原驗傷痕已至紅腫如果傷及腎子即屬内損自應照破骨傷保辜若僅止腎囊外皮被扯受傷腎子確未傷損則應照手足傷保辜定限惟阮廷章被傷之時究竟腎子腎子曾否傷損原咨内皆係約畧之詞並未確切聲叙本部碍難懸揣定斷應令該撫再行提集屍屬人等研訊明確分別定擬具報到日再議

四川司 光緒七年

臣等查已死馬朝佑先被何占春用手掌推跌致跌甃胸膛右後肋各傷已於辜限內醫治平復其被僧芳洪用竹烟袋戳傷右眼胞檢閱屍格僅稱外已結痂揣內膿水未乾並未將受傷深淺分寸及眼珠有無傷損週圍筋絡是否無碍之處切實聲明查向辦受傷後因病身死之案必係於辜限內原毆之傷已經平復故照律止科傷罪今馬朝佑被毆右眼胞一傷若止在浮皮時閱半月當與胸膛等處傷痕均經

平復既稱膿水未乾其內裏當有傷損即無損傷究未平復與律載辜限內傷已平復別因他故死者不符該督聲稱馬朝佑死由於病殊屬懸揣至僧芳洪在太輔寺廟內住持賣去廟樹三十餘株如係僧芳洪應賣則樹價即應僧芳洪全得不應將樹價作為修廟之資僅提還該僧五十兩如不係僧芳洪應賣即應究明樹價若干分別該廟是官是私計贓科罪追出樹價全作修廟之資該縣均未詳細聲叙將樹價既作修廟之資又提還該僧銀五十兩致肇衅端

聽斷亦屬粗率案情與屍傷均涉含混罪名出入攸
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查訊確情並將馬
朝佑屍傷詳細聲敘明晰妥擬具奏到日再議

四川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部駁之案如原審明係失入即應據實更正承審官處分自可輕減斷不可因廻護屬吏考成捏詞入人死罪致干重譴此案葉大禾尚因陳大才田內新改水溝由伊田界輕過山水陡發漫入伊田內致田苗淤壞將溝路挖斷陳大才估令賠修不依互鬧用拳扭奪獲木鋤柄毆傷其胸膛左肋等處越日身死前據該督將葉大禾尚依鬬殺律擬絞具題經

臣部查核陳大才死越二十一日係在他傷正限外

餘限十日之內如傷無骨損例得奏請減流原驗屍
格未據聲叙駁令詳細聲明妥擬去後茲據該督遵
駁查訊原驗左肋骨已微損仵作曾經唱報係刑書
漏未入詳聲明陳大才雖死越他物傷正限之外尚
在破骨傷保辜正限五十日之內仍應照律擬抵將
葉大禾尚依鬪殺律擬絞刑書朱均庭擬杖等因具
題臣等查葉大禾尚用拳並木鋤柄毆傷陳大才胸
膛左肋等處越二十一日身死該督原題並未聲叙
有骨損重傷乃一經駁令詳查忽謂左肋一傷骨已

微損仵作曾經喝報係刑書漏未入詳殊不思相驗命案總以傷痕有無骨損為緊要關鍵仵作於當場驗屍之時既經處處喝報該縣又親自添入格內即不應獨將重傷遺漏况死在正限以外罪名生死攸關具詳時更不當如此顢頇其本無骨損因經駁查捏詞搪塞希冀規避失入處分已可概見如謂實係刑書漏未入詳是該縣於緊要節目並不詳究確實輒行草率定案與未經審出實情何異迨經　臣部駁查僅以漏敘傷痕隨本附叅顯係含混了結罪關生

死出入臣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嚴加確究妥
擬具題以重人命而慎刑章俟具題到日再行核覆

奉天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鬬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又辜限律載破骨者無論手足他物皆限五十日又例載鬬毆傷人辜限內不平復延至限外若他物傷限外十日之內及破骨限外二十日之內果因本傷身死情正事實者方擬死罪奏請

定奪此外不許一概濫擬請奏各等語此案吳果世先因賒買王存玉小米下欠錢文未償嗣於光緒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吳果世路經王存玉門口因無喫粮至

其家向借小米二斗王存玉聲稱前欠米錢未清不
應復來借米吳果世分辯王存玉不服互相罵詈吳
果世拾起地上石塊擲打致將王存玉右眉擲傷倒
地延至九月十八日因傷身死該督等將吳果世依
鬪殺律擬絞聲明王存玉死越二十二日係在他物
傷保辜二十日限外十日之內遵例聲明恭候
定奪等因具題臣等查吳果世用石擲傷王存玉越二十
二日身死如果並無損折之傷死在他物傷正限二
十日限外十日之內固可照例奏請

定奪

量予末減惟檢閱屍格原驗王存玉右眉傷已骨損
尚在破骨傷五十日正限之內按律仍應擬以絞抵
是此案該督等既於屍格內註明右眉石傷骨損而
斷罪處復援引他物傷保辜二十日限外十日之內
因傷身死例奏請

定奪

置骨損重傷於不論何以前後互異顯係錯誤援引
既未允協罪名即關出入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
等再行詳核屍傷例意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山西司光緒十二年

查例載鬬毆之案如原毆傷重而非致命之處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方准聲請改流其致命重傷及雖非致命傷至骨損骨斷即因風身死在十日以外仍依律擬以絞抵等語此案馬成雙縱妻與王亮通姦嗣因乏錢資助將其拒絕王亮屢次登門罵鬧復至馬成雙家硬欲姦宿纏擾不休該犯用剪刀將其兩眼戳瞎報驗飭醫王亮傷口冒風越十一日抽風身死該將軍以原驗該屍口眼歪斜確有抽風形狀兩

保辜限期

眼非致命部位與原毆並非致命重傷越五日因風
身死減流之例相符將該犯從重照因事忿爭剜瞎
人眼睛例擬軍等因咨部　本部查眼睛雖非致命
部位究係虛怯處所若致傷眼珠潰爛無存則週圍
筋絡必斷自應照破骨傷保辜今馬成雙戳傷王亮
身死檢查屍格僅稱王亮左右眼睛均被戳瞎與左
右眼胞俱紅腫潰爛並未將眼珠是否無存或僅止
外損無碍筋絡之處切實聲明遽稱與毆非致命重
傷越五日因風身死減流之例相符將馬成雙從重

依兇徒因事忿爭剜瞎人眼睛例擬軍殊不足以昭核寔至所引乾隆十一年直隸省趙從美用石灰揉瞎史昆兩眼越十五日抽風身死減流之案係遠年並未通行成案更不得援以為據罪關生死出入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將原驗傷痕切實聲明按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河南司光緒十四年

查例載鬬毆之案如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在五日以内因風身死者仍依本律擬絞監候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加減定擬各等語此案袁建潮因向素患痰病之王徐氏索欠爭鬧用脚將其踢傷致令觸發舊患痰病越二日氣閉身死查王徐氏死由於病固未便科以鬬殺之罪惟原踢之傷尚未平復亦未便止從本毆傷法律例既無因鬬毆而觸發舊病五日内身死作何治罪專條若

保辜限期

比照毆非致命重傷五日內因風身死例擬絞究竟
王徐氏病在未傷之前與受傷後因風者有間衡情
酌斷應照向辦成案比例量減問擬袁廷潮即袁廷
淮應比依鬪毆之案如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
重之傷五日內因風身死者絞例上量減一等擬杖
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折責安置仍追埋葬銀二十兩
給付屍親具領以資營葬該撫將該犯比例擬絞之
處應毋庸議

廣西司 同治九年

查宗室覺羅而毆之者雖無傷杖六十徒一年傷者杖八十徒二年折傷以上本罪有重於杖八十徒二年者加凡鬪二等等語原以宗室覺羅裔出天潢不容輕犯但毆即坐杖六十徒一年不待傷也但毆而成傷即坐杖八十徒二年不待重傷也若刃傷及折肋等項其傷較重在凡鬪亦應擬徒二年與此成傷本罪相等若仍擬杖八十徒二年殊覺無所區别是以有折傷以上重者在凡鬪二等之文鬪毆門內稱折傷及折傷

親被毆

以上者共十餘條有加凡閗一等及遞加一等之語有加二等三等及加入於死之語有折傷者流折傷者絞之語總視所毆之人以定罪名之差等律稱折傷者流折傷者絞謂但經毆折一齒及手足一指等項在凡人應杖一百者即擬以絞候流罪不必折二齒二指也故無以上二字其所云折傷以上則指由折一齒一指以及折二齒二指並折肢折肋等項而言凡刃傷瞎目等類重傷均已舉於以上二字之内毆宗室覺羅一經成傷即應擬杖八十徒二年雖折

一齒一指尚較毆傷本罪為輕即折二齒二指加等定擬亦與徒二年罪名相等若刃傷及折肋等項則重於杖八十徒二年矣律不曰折傷以上而曰折傷以上重者即係指刃傷及折肋等項而言猶之拒毆追攝人及威力私家拷打並雇工人毆家長之緦麻親但毆即坐杖八十傷重至内損吐血按凡鬪亦應杖八十故此數項不於折傷以上加等而猶於内損吐血以上加凡鬪二等也全在司讞者詳加參酌引用自無錯誤今廣西司審辦楊大因與覺羅景鳳口

角用刃砍傷景鳳左額角等處平復聲明刃傷與折
肋在常鬪均徒二年將楊大依毆覺羅折傷以上重
者加凡鬪二等律於刃傷人杖八十徒二年罪上加
二等擬杖一百徒三年係屬照律辦理並無歧誤該
司員外郎敖冊賢以宗室覺羅被毆律言折傷不言
刃傷並折傷以何者爲重似宜仿照搶奪贓重之文
畧於律而詳於例酌添例文一條云毆宗室覺羅如
刃傷及折傷以上重至折肋者加凡鬪二等等語殊
不知鬪毆各門惟毆期親尊長律有刃傷及折肢瞎

親被毆

其一目擬絞之語其餘均無刃傷字樣蓋祇括於折傷以上之內故無庸複敘也至姦盜並別項罪人拒傷事主及應捕之人例文內有刃傷與折傷對舉者亦有刃傷與折傷分別定擬者載在罪人拒捕門內與鬪毆無相干涉未便强行牽引若如該員外郎所議以折傷以上不能包刃傷在內另行酌添條例而所擬例文又無眇兩目一層設毆宗室覺羅眇其兩目尤屬無憑援引且別條內以傷定罪各律凡有折傷以上而無刃傷者勢必逐條添纂例文無論事涉

繁瑣斷不可行即如私家拷打等項律僅言傷重至内損吐血不特無刃傷字樣亦並無折傷以上明文設遇刃傷及折傷以上之案又將如何引斷耶總之律無專條者尚准援引他律他例比附定擬鬪門内自笞杖以至徒流條分縷晰並無絲毫遺漏非特律内載明折傷以上各條可包刃傷在内即載明内損吐血以上又何嘗不包刃傷在内也知毆傷即坐杖八十杖一百者其内損吐血及折傷以上必應加等則知毆傷即坐杖八十徒二年者如刃傷及折肋

親被毆

等項亦必應行加等即不待辯而自明且本律明言
折傷以上重者律註又明言本罪有重於杖八十徒
二年者最為明晰一經尋繹其義自見正無庸另立
科條致滋重複罣漏之弊況律例總類宗室覺羅親
而毆之折肋眇兩目墮胎及刃傷者載在杖一百徒
三年門內內外問刑衙門遵循已久亦不得謂並無
明文所有該員外郎請添纂條例之處應無庸議再
本門律文稍有舛錯之處不在折傷以上重者一層
而在小註內止杖一百徒三年一語溯查從前舊例

本條皇家袒免親而毆之者（雖無傷）杖六十徒一年傷者杖八十徒二年折傷以上（本罪有）重（於杖八十徒二年）者加凡鬬二等（至杖一百徒三年）等語爾時鮮律各家即有折肋等項應加二等至杖一百徒三年折跌肢體等項應加二等至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之語至乾隆三十二年修例時將皇家袒免親改為宗室覺羅並將小註內至杖一百徒三年誤寫作止杖一百徒三年相沿至今未經更正倘誤會止字為罪止之義遇有毆傷宗室覺羅至折跌肢體及瞎其一目已成廢疾者

親被毆

概照凡鬬僅擬滿徒是毆傷較輕者律准照凡鬬加等而毆傷較重者反與凡鬬同科殊失律意似應傳知各司一體存記仍俟下屆修例時奏明仍照舊律將止字改作至字抑或刪去此註以免舛錯之處謹一併繕具說帖呈

堂是否仍恭候

鈞定

親被毆

安徽司 光緒十三年

查例載部民軍士於非本屬本管本部各官有犯或該管官不守官箴自取侮辱者各按其情罪輕重臨時酌量辦理又律載軍民毆佐二官死者斬監候各等語此案製造局匠頭陳萬順等因該縣縣丞徐慈蔭黑夜便衣前往拏賭將其亂毆致傷越四十六日身死該犯係屬匠頭有管束之責且係初鬪應以為首論抵案係毆官情同拒捕亦不准其保辜已死徐慈蔭便衣持械拏賭復毆人成傷致被捆毆固屬自

取侮辱該犯陳萬順將其捆縛後明知係該縣縣丞並不即時解放自未便以犯時不知置毆官於不論若竟照不服拘拏送究殺官不分首從例問擬斬決亦覺情輕法重例內既有按其情罪臨時酌量辦理明文自應仍照毆佐二官本律問擬應如該撫所奏陳萬順除賭博輕罪不議外應革去藍翎候補千總依軍民毆佐二官死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陝西司 道光十九年

該司以馬添喜係被馬由奴蘇挾嫌誣扳並非本案罪犯且已將情由向馬三保告知即屬無罪之人其將馬三保扎傷致死正與並非本案罪犯一時爭鬥拒毆致斃之例相符改依官司勾攝罪人若係一時爭鬥拒毆致有殺傷其非本案罪犯以凡鬥論例問擬絞候職等查該司所引之例係屬打奪傷差專條原例非本案罪犯下尚有及非所勾捕之人句與上句互相發明而上句例意尤重在本案二字如其人

雖屬有罪但或係舊匪或另犯別罪並非本案勾捕之人自應以凡鬥論以與本案無干也如其人雖屬無罪但或因事牽連或被人誣控寔為本案勾捕之人自不得以凡鬥論以與本案有涉也在打奪傷差例內已有分別況拒毆拘攝律註明云為本非有罪而恃強違命者而言則抗拒不服拘攝自不得因其無罪遽照凡鬥定擬詳核此案馬添喜雖被人誣扳本屬無罪之人第既經關提傳喚即屬本案勾捕之人捕役馬三保奉官票差將犯不服拘喚將其拒毆致

甃正與拒毆追攝致死本律相符該省將該犯馬添喜依律問擬斬候情罪尚屬允協應行照覆該司請改照凡鬥定擬係屬誤會例意應毋庸議是否恭候

欽定

湖廣司 光緒三年

查例載謀故毆殺受業師者業儒弟子照謀故毆殺期親尊長律治罪又律載姪毆伯叔父母死者斬又例載卑幼誤傷尊長至死罪干斬決審非逞兇干犯仍准敘明可原情節夾簽請

旨各

等語茲據該撫咨稱例文明言謀故毆殺受業師者業儒弟子照謀故毆殺期親尊長律治罪係專指明知業師敢於逞兇干犯者而言故律例並無過失誤殺業師作何治罪之條有犯似不能與服制並論誠

以儒師授道傳經雖分與尊親並重然揆之心喪三年之義究與寔在服制不同若因捕賊誤斃業師確係犯時不知當不在本宗有服尊長不准援引犯時不知通行之列此案劉佳庚從事同姓不宗之劉鍾毓讀書該犯於昏夜捕賊見院內有一人影料係竊賊用刀戳去不期誤傷劉鍾毓左肋越日身死核與明知業師而謀故毆殺者輕重懸殊似應量減問擬惟例無治罪專條引斷究無確據罪關生死出入應如何擬罪之處咨部核示等因　本部查謀故毆殺

業師例係照謀故毆殺期親尊長律治罪原以儒師授道傳經故與期親尊長並重遇有過失誤殺者亦應照期親尊長同論檢查與人鬬毆誤殺受業師之案仍照毆殺期親尊長本律定擬比引卑幼誤傷尊長至死例將審非逞兇干犯可原情節夾簽聲請蒙
恩改為斬候歷經辦理有案今劉佳庚於昏夜捕賊見院內有一人影料係窃賊用刀戳去不期誤傷劉鍾毓身死已死劉鍾毓係該犯受業師與犯時不知律註內生長別處素不相識者不同在捕賊誤殺平人向

係比照因鬭毆誤殺旁人以鬭殺論則捕賊誤殺受業師名分攸關未便牽引犯時不知之律遽以凡論自應仍照毆殺期親尊長律治罪比引卑幼誤傷尊長至死例夾籤聲請恭候

欽定以昭情法之平案關致斃業師其間有無别情應令該撫提集全案人証迅即研訊確供詳核例案妥擬具題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查例載弟子違犯教令以理毆責致死者僧尼照毆死大功卑幼律擬絞又律載尊長謀殺卑幼已殺者依故殺法又尊長毆大功卑幼至死者絞監候註云不言故殺者亦止於絞也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僧心菁因徒洝汁不守清規酗酒滋事屢訓未悛復向黃有才之媳黃曾氏調姦未成經黃有才找向不依一時忿激邀允黃有才等將其活埋致死前據該督等以例無作何治罪明文

聲稱汝汁既拜心著為師教習經卷如僅違犯教令
毆責致死例得照大功尊長毆死卑幼科斷今因汝
汁滛蕩不法玷辱僧門實係怙惡不悛忿激活埋致
死正與期親以下有服尊長殺死罪不至死之卑幼
果係積慣匪徒怙惡不悛人所共知確有實據尊長
因玷辱祖宗起見忿激致死無論謀故為首之尊長
悉按服制於毆殺卑幼各本律本例上減等問擬之
例相符將心著依僧尼照尊長毆死大功卑幼絞候
例上量減擬流等因具題經 臣部查核情罪未符駁

令再行嚴鞫妥擬去後茲據該督等遵駁覆訊該犯
心菁活埋涉汶實因不守清規玷辱清門一時忿激
所致並無起衅別故及因姦盜條殺情事並據屍族
祖項太昌等供亦無異若照凡人謀故殺問擬則死
者究係有罪僧徒且與僧尼本身自犯姦盜別情謀
殺弟子之案毫無區別惟僧尼毆殺弟子例得照毆
死大功卑幼科斷死者既無更近親屬自可援照謀
殺卑幼依故殺法將心菁改比照尊長故殺大功卑
幼律問擬臣等覆加查核情罪尚屬允協應如該督

等所題心菁比依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法尊長故
殺大功卑幼絞律擬絞監候該犯事犯到官在同治
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恩旨並

恩詔以前係僧人故殺淫蕩不法弟子比律擬絞應准減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

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該督等疏稱此外云
云

直隸司 道光二十八年

查審理命案必應揆度情傷務得真情核實懲辦豈得固執原訊供詞多方遷就致滋輕縱此案田玉安因挾錢泳庫不肯多借錢文之嫌見有無名男子患病重危計其必死起意商允錢五移屍圖賴因無名男子尚有氣息不及等待田玉安即解繫腰線繩將其攔胸連兩肩膊一併套住錢五幫同架起田玉安背負身上行至中途田玉安身向前扑無名男子身往下墜頭向右側以致誤勒咽喉氣絕殞命前據該

威力制縛人

督將田玉安審照威力制縛人因而至死律擬絞監候錢五照為從擬流等因具題經臣部因情節支離恐有商同勒死圖賴事後揑詞避就情事駁令再行研訊確情妥擬具報茲據該督疏稱遵照部駁情節反覆研鞫該犯等堅稱委非有心勒死圖賴如果商同勒死豈不慮及屍有傷痕該地方等必要報官伊等身犯重罪何敢出頭圖賴等情且查原驗無名男子咽喉絕痕左斜右平項頸絕痕左右八字不交其身穿藍布小棉袄前襟又有被繩擦損形跡揆核情

節其為擱套胸前背負行走以致誤勒咽喉似屬無
疑將田玉安等仍照原擬具題臣等伏思該犯等因
挾錢泳庫借貸不遂之嫌見有患病之無名男子起
意商允移屍圖賴以並未身死之人輙已視為死屍
可以圖賴謂此時尚無致死之心已屬牽强且詳核
案情該犯等既稱兩人扛抬行走不快則用繩擱套
當在死者兩胳膊之下即使身往下墜勒痕當在兩
腋肐之間檢查原驗傷單兩腋肐並無傷痕豈有背
負勒緊之繩忽能越過腋肐勒及咽喉之理該督以

縊痕八字不交衣衿被繩擦損為無心誤勒之據不知用繩懸吊亦可以八字不交何必周遭緊勒始謂之有心致死揆厥情由必係先行捆住衣衿背負前往追至錢沐庫門首復行用繩懸掛作為自縊情形其擦損衣衿者係先行背往之故其八字不交者係用繩懸掛之故承審之員並不詳加研鞫率以擦損衣衿反勒傷咽喉為一時之事酌理準情殊為扞格至該犯等所供如果屍有傷痕何致出頭圖賴一節殊不思意在圖賴必須屍有傷痕方得遂其嚇詐之

計若止係偶然病斃之屍在被詐者無所用其驚惶
則圖賴者亦何能肆其需索今率聽該犯等恐有傷
痕之詞遽以為無心誤斃之證止冀將同謀殺人之
罪曲予從寬而不知正與移屍圖賴之供顯相刺謬
況該犯等於未背負之先業將無名男子磕傷額顱
是屍身早已有傷該犯等於動手磕碰之傷初未嘗
預計彌縫何又於勒及咽喉之傷竟委為恐犯重罪
前後供詞殊形狡展案情諸多疑竇罪名出入攸關
臣部仍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遴委賢員提犯覆鞫

務得確情核實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奉天司同治十一年

本部復詳核案情該犯婦大靈子因韓汶與伊通姦情密欲娶為妾因伊父無人養贍始行價買連姐將伊替出何以買回兩月有餘並未將伊接去亦未向伊父催追定期迎娶所供顯有不寔不盡該犯韓汶價買連姐之時正係領同伊孫韓灝應試之日其向連姐捏詞誆騙未必藉買給韓灝作妾為名當彼人以前情寫信笑罵本屬侮由自召乃一見信內情由輒疑為連姐令人託寫主令大靈子追究逼連姐不

肯承認仍復屢次催逼必欲將其毆斃而後已其遷
怒逞兇已可想見大靈子如果並無別情儘可婉言
向覆並代為連姐剖白況連姐於逃走我回後抵死
不肯賣姦該犯婦供稱並未向其毆打何以一經韓
汶囑令查問書信來由輒屢次將其拷打多傷復用
鉄簽扎透其右手心並提起頭髮在門環上掽撞傷
額顱連姐始終並未還手若非有人當場喝令亦未
必下手如此恨毒其為起於韓汶之主使聽從毆打
尤屬顯然如謂該犯婦若非正兇必不肯自任重罪

反代旁人隱瞞殊不知該犯婦初次供詞何嘗不自認係伊一人毆斃何以一經駁審即添入韓汶有囑令毆打之語要見該犯婦此次所供即屬毫無疑義連姐於被毆身死後始則私埋匿報繼復捏供服毒原驗之仵作吳汰亦即扶同捏報若非王振鷩等迭次控告幾致兇徒漏網死者含寃乃謂係仵作因患眼疾未能看清並無賄囑情弊其誰信之至連姐已經潰發一月有餘祇係該犯婦等一面之詞究竟連姐是否曾經破身最為此案緊要關健兩次相驗均

未詳晰聲叙亦屬疎漏總之此案若非該犯婦大靈
子因連姐不肯賣姦將其迭次毆打斃命即係連姐
以伊本係買給韓灝作妾不應又令賣姦之言向韓
汶聵面頂撞致被變羞成怒主令毆斃且該犯誆買
連姐之由本係欲將大靈子替出給伊作妾連姐不
肯賣姦該犯亦決無千休之理是連姐之被毆身死
謂非由該犯韓汶主使喝令殊難憑信該將軍於此
等誆買良婦為娼拷打斃命重案並不詳細研鞫率
聽該犯等串揑供詞遷就完結殊不足以成信讞案

情種種支離本部仍難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提犯

嚴鞫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四年

奉

堂交核直隸司承審密雲副都統奏旗民互鬬請交部審辦一案查律載同謀共毆傷人各以下手傷重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又律載威力主使毆打致傷者以主使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又例載因爭鬬擅將鳥鎗拖放傷人者民人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充軍各等語職等詳查原謀與主使之分總以當場有無喝令為斷如僅止起意謀毆當場並無喝

刑律鬬毆上　威力制縛人

仝則謀毆之人應以原謀論若既經起意糾毆又復
當場喝令則喝令之人應以主使論今唐大信因與
閑散富犀等口角經任家福往找理論輒糾人幫毆
肆罵致令旗兵圍店放鎗復喝令尹照槐放鎗抵禦
致將景安惠林放傷平復雖係尹照槐下手放鎗惟
唐大信既當場喝令應以主使論似應將唐大信依
威力主使人毆打致傷者以主使人為首律照鳥鎗
傷人例擬軍至任家福充當鹽店領商因伊父與旗
兵爭毆未傷輒找理論以致趦巡唐大信糾眾互毆

既不能約束於前復於唐天信等放鎗之時並不極力阻止雖訊無預謀糾毆情事惟查鳥鎗非民間輕用之物任家福任令施放釀成鉅案若僅按違

制律杖一百尚覺輕縱任家福應於違

制杖一百罪上加一等擬杖六十徒一年是否仍祈候

欽定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查律載威力拷打人致死者絞監候若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主使一等又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者絞監候原謀不問共毆與否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此案全生與已死無服族叔雙幅素睦無嫌伊父得子係雙幅緦麻服兄得子曾向雙幅借用馬一匹後馬被狼咬斃得子向雙幅告知應許帶還嗣雙幅同弟雙玉定玉至得子家追要前借馬匹得子央緩雙幅

不依致相爭吵得子用烟袋毆傷其顖門雙幅奔毆
雙玉等拉勸得子用馬鞭向雙幅亂毆致傷其左太
陽等處雙幅將得子推倒炕上得子喊救全生揪住
雙幅髮辮仰面推倒地上用左膝蓋壓傷其右乳雙
幅肆罵得子遞給全生馬鞭喝令毆打全生向雙幅
亂毆致傷其項頸等處得子用脚踢傷其腰眼倒地
雙幅回家後因不甘受侮帶領定玉等坐車復往得
子家門首嚷罵得子出向回詈用馬鞭將雙幅右顴
骨等處毆傷雙幅在車撲鬧得子令全生等出向威

嚇定玉等乘間胞走雙幅在車肆罵全生將雙幅仰面揪倒用膝蓋墊壓胸前致傷其胸膛心坎得子喝令瑞生等將雙幅手脚綁縛送回家內雙幅越日因傷殞命報驗獲犯審供不諱該將軍將全生依同謀共毆人致死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得子照原謀擬流係尊長犯卑幼減等擬徒等因咨部　本部查共毆斃命分別傷重擬絞之律係指下手者自行毆傷而言若致死重傷下手由於喝令則應以主使者為首擬抵定律各有指歸引斷不容牽混今得子因總

麻弟雙幅向索馬匹口角先與伊子全生將其毆壓
致傷並喝令全生用馬鞭毆傷其項頸等處迨後雙
幅復往尋衅得子用鞭將其毆傷並因雙幅撲鬧令
全生等同向威嚇全生將雙幅揪倒用膝蓋墊壓致
傷其胸膛心坎越日殞命檢閱屍弟雙玉等各供均
稱得子與其子全生將伊兄雙幅共毆係全生下手
傷重惟查全生供詞雙幅二次復來尋衅係被伊父
喝令將雙幅捆縛伊用膝蓋壓傷雙幅胸膛心坎並
據得子供明主使伊子兩次將雙幅打壓成傷以致

因傷重斃命是就現訊供情而論全生最後用膝蓋墊壓僂幅致死重傷係由得子當場喝令所致自應以得子主使為首擬抵全生以下手為從論方與例意相符該將軍既訊取喝令主使之供乃將主使毆打之得子照原謀擬流聽從主使之全生依共毆致死下手傷重律擬絞首從已屬倒置且得子並未起意糾毆亦與尋常原謀不同引斷尤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本部礙難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嚴訊確供詳核例意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四川司　光緒十三年

查審理命案必須詳核屍傷研訊致死確情按律治罪况案關致斃幼孩尤宜嚴切根究不得任憑狡避供詞率定爰書致滋輕縱此案陳道海因與年甫十二謝新春之父謝功鳳承佃炭廠一座言明陳道海籌備資本謝功鳳父子出力挖炭獲利均分嗣謝功鳳動工開挖並無炭苗慮恐陳道海不依與長子謝福壽捏病回家藏匿謝新春旋亦棄工逃走陳道海查知追拉回廠起意毆打使知畏懼不敢再逃隨剝

下衣服用樹條毆傷其胸膛並迭毆傷肚腹連毆傷
小腹右肋經人勸息次日陳道海復令進硐挖炭謝
新春回稱傷痛無力陳道海斥説貪懶取撥火鉄杖
格傷其左右膝左右肩甲等處謝新春拾鉄鍬格毆
陳道海棄奪鍬毆傷其左胳膊連毆傷左右腿謝新
春奪鍬卧地撒潑亂滾陳道海取木棒毆傷其額顱
右太陽脊背等處逾時殞命該督以謝新春年僅十
二陳道海力足制縛將陳道海依威力制縛人拷打
致死律擬絞等因具題臣等詳核該案情已死謝新

春之父謝功鳳商允該犯陳道海籌備資本承佃炭
厰開挖獲利均分如果挖無炭苗儘可向該犯告訴
實情何至慮其不依輒行捏病藏匿即謂慮恐該犯
索賠貲本起見萬無同其長子先迯置幼子於不顧
之理况謝功鳳動工開挖已非一日該犯在附居住
自必前往查看其有無炭苗不得諉為不知何以謝
功鳳等避匿數日該犯並無一言查問迨至謝新春
逃走即行追回毒毆並令挖炭無論謝新春年甫十
二不能力任工作乃明知硐內並無炭苗仍復逼令

鬧挖情節更屬支離且該犯既剝脫謝新春衣服送
毆致傷經人勸息已可歇手復用鉄杖木棍烙毆重
迭竟至遍體鱗傷共計五十餘處之多情形尤極慘
忍迹其下手很毒寔有不死不休之勢若非忿恨謝
功鳳費伊貲本避匿不見因而遷怒逞兇有心欲殺
即係將謝新春捉回閉禁勒令謝功鳳賠賞資本不
遂恣意凌虐毆打致斃再查原揭內既稱謝新春卧
地撒潑亂滚當有掙扎形迹乃原驗屍傷並無擦墊
磕碰傷痕其為裝點情節尤屬顯然承審之員於此

等致斃幼孩重案並不詳細推鞫輒憑該犯一面之詞草率定讞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鞫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光緒十四年

查律載威力制縛人拷打因而致死者絞監候若以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為首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主使一等等語此案姚二因向黃狗兒索欠被斥致相爭毆同張洛八用繩將黃狗兒捆縛意欲送官因被辱罵輒起意喝令張洛八幫同用木斤將黃狗兒兩眼睛剜出越日因傷潰爛身死實屬威力制縛應以該犯當其重罪自應按律問擬應如該督所題姚二合依威力制縛人拷打因而致死者絞

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疏稱張洛八聽從姚二將黃狗兒眼睛剜瞎並起意埋屍不失均罪應滿徒二罪相等自應從一科斷張洛八除共毆餘人輕罪不議外合依兇徒因事忿爭剜瞎人眼睛者發近邊充軍例為從減一等擬杖一百徒三年至配折責拘役云云等語查張洛八聽從姚二主使幫同將黃狗兒用繩捆縛復於姚二剜瞎黃狗兒左眼睛之後將其右眼睛剜出越日因傷身死是由該犯毆至篤疾不得謂非下手傷重姚二既坐威力主使制縛

拷打致死律擬絞該犯自應依為從律擬流該督將該犯依剜瞎人眼睛軍罪上減等擬徒引斷殊未允協應即更正張洛八除起意埋屍不失罪止擬徒輕罪不議外應改依威力主使人毆打致死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主使一等律於姚二為首絞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折責安置餘均應如所題辦理

浙江司 光緒九年

查律載毆大功親之雇工人至死者絞監候又例載受雇服役人等素有主僕名分如有殺傷依雇工人本律論若農民佃戶雇倩耕種工作之人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僕名分者如有殺傷依凡人科斷各等語此案金先每因伊父金貴南曾賣給大功服兄金仙求田畝契價兩清嗣金貴南因家用窘迫欲向金仙求再找田價不允口角因此懷恨起意糾毆洩忿金貴南糾允周二豆並

帶金先每同至金仙求家喊罵欲尋毆打金仙求逃
出避匿經金仙求之兄金仙應等出勸被金貴南等
扎傷金先每心疑金仙求躲避樓上邀同周二豆上
樓適金仙求家雇工洪阿六從裡間樓房攜燈攔門
出阻金先每順取門旁鐵义槍嚇戳致傷洪阿六咽
喉劃傷右腮脥倒地移時身死該撫以洪阿六係該
犯大功服兄金仙求雇工將金先每依毆大功親之
雇工人至死律擬絞等因具題臣等查該犯金先每
因聽從其父金貴南向大功兄金仙求尋毆未遇用

槍戳傷其雇工洪阿六身死洪阿六如果係金仙求家受雇傭工素有主僕名分該犯将其戳斃自應照毆大功親雇工人至死之律定擬若洪阿六僅係雇倩耕種工作之人彼此平等相稱並無主僕名分即應依凡人科斷惟檢查原揭供招俱稱洪阿六係金仙求雇工究竟有無主僕名分未據詳細聲叙殊涉含混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集犯証研訊明確詳細聲叙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直隸司 道光二十八年

查律載家長及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例載一切車夫厨役水火轎夫打雜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與共飲食不敢與同並不敢爾我相稱素有主僕名分並無典賣字據者如有殺傷各依雇工人本律論農民佃户雇倩耕種工作之人並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僕名分者如有殺傷各依凡人科斷各等語此案已衣旗人王連魁經伊父王雲雇王

才充當管地催頭在伊家另外埸房居住並無租錢
其地王才與各佃户分種均由王才掌斛交納遺剩
斛面餘粮即算王才工食王才平日與伊父子素有
主僕分名不敢爾我相稱亦不敢同坐同食兼遇有
婚喪等事亦令王才前往伺候嗣王連魁因伊父令
其赴庄收粮見王才開銷供給飯食錢文過多理斥
不服用木棍毆傷王才殞命該督以巳死王才受雇
充當管地催頭不過為之總管種地收粮核與佃户
無異現被王連魁毆死似應依凡人擬斷惟王才之

雇與王連魁父子平日素有主僕名分並不敢平等相稱亦不敢同坐同食兼遇有婚喪等事亦令前往伺候王才情類服役雇工又與素無主僕名分之佃户不同似又不得照凡人問擬且王府包衣旗人雖與正身旗人不同究非長人等可比未便指為同類相賤律例並無治罪明文咨部核示等因本部查毆死雇工之案例内固有車夫廚役人等及農夫民佃户之分而定擬罪名總以有無主僕名分為斷今已死王才雖係該犯王連魁家管地催頭惟據該督聲

明素有主僕名分不敢爾我相稱亦不敢同坐共食遇有婚喪等事令其前往伺候又將餘剩斛面餘粮賞為工食是其服役情形即與雇工無異王連魁將其致斃自不得照凡人鬪毆定擬惟死者係在另外場房居住充當催頭究與隸身服役之雇工稍覺有間至該犯王連魁係王府包衣旗人與正身旗人不同但例准出任挑差自難指為同類衡情酌斷應將該犯王連魁照家長之期親毆雇工人致死滿徒律上酌加一等擬杖一百流二千里惟該督原咨僅止

畧欽數語案情是否確鑿本部礙難懸揣應令該督

詳細全案供招核實妥擬具報到日再議

陝西司 道光二十八年

奉

大人交核陝甘總督題賀井氏因姦將使女來幅子致死滅口一案此案賀井氏與石長慶通姦伊夫賀萬年並不知情賀萬年白契價買婢女一口年甫十一取名來幅子賀萬年外出收帳賀井氏與石長慶在房內行姦被來幅子撞見石長慶走避嗣該氏因來幅子偷吃蜂蜜將其責打來幅子聲言該氏與人通姦定向賀萬年告訴該氏忿極起意致死滅口即關

房門將來幅子拉至炕上用被蒙住頭臉兩手將嘴
臉捺住當即氣閉身死該省將該氏審依家主故殺
奴婢係白契所買恩養未久者照故殺雇工人律擬
絞監候具題該司以賀井氏係來幅子家長賀萬年
之妻即屬家長期親該氏因姦將其致死滅口應照
家長期親因姦致死年未及歲婢女本例問擬絞決
等因繕具說帖呈
堂交館核辦 職 等查家長之期親因姦將白契所買未
至十五歲之婢女致死滅口問擬絞決之例係乾隆

五十三年江蘇巡撫題徐二姐與陳七通姦勒死伊父之婢女素娟滅口該撫將徐二姐按照故殺雇工律擬以絞候

旨改為立決並纂入則例遵行是此條例文家長期親四字係指家長之子女等項而言至家長之妻是否以家長論抑以家長之期親論律例並無明文唯查奴婢毆家長與子孫罪同子孫之於父母服制無所區分則奴婢於家長之妻即不能與家長有所歧異如謂家長之妻家長為服期年應以家長之期親論設奴

婢於家長之妻有犯即照干犯家長之期親擬罪準情酌理未見其宜且例載生有子女之妾毆故殺奴婢照家長之期親定擬夫生有子女之妾已應照家長之期親定擬則家長之妻不能與生有子女之妾相提並論自可隅反湖查嘉慶二十四年陜西司審辦王賈氏毆死雇工人劉七之女劉四兒一案將王賈氏審照家長毆死雇工人律擬徒又是年本部議覆廣西巡撫題周妹過失殺主母唐黄氏身死一案將周妹照奴婢過失殺家長例擬絞立決奉

議為監候各在案是奴婢雇工於家長之妻有犯應照家長擬斷則家長之妻致死奴婢即應照家長致死奴婢擬斷叅之律例措諸成案均屬確有可憑議者或謂妻統於夫夫亡從子則為家長夫在則當為家長之期親獨不思妻訓為齊有敵體之義若不論名分之是否並重而以夫亡夫在區別等差則議論從事紛紜擬斷更滋牽混該省將賀井氏擬絞監候係屬照律辦理可以照覆該司請改擬立決之處應毋庸議是否仍候

欽定

山西司光緒三年

本部查無服之親因盜殺傷不得照凡人擅殺傷科斷之例係指本宗親屬而言蓋服制雖盡而親誼猶存故不得與凡人擅殺同論所以厚風俗而篤宗親至同居雇工相盜雖律得減凡盜罪一等免刺與本宗無服之親罪名相同第係專指自相盜者而言若因盜殺傷律例既無另有區別自不得與親屬相盜殺傷相提並論致乖名義今劉來保等因李有貴偷竊烟燈衣物逃逸聽從逸犯李成仔登時追及將李

有貴共毆致傷身死李有貴身受各傷惟被李成仔
所毆致命胸膛傷至內損為重應以李成仔當其重
罪李成仔與李有貴係屬同主雇工其所毆李有貴
胸膛致死重傷係在李有貴未經倒地之先應以登
時論已死李有貴行窃同居雇工李成仔烟燈等物
雖律得減凡盜罪一等免刺第究非親屬可比若因
其相盜與無服之親罪名相同遽以同居雇工相盜
有犯殺傷牽引親屬相盜殺傷之例不與凡人擅殺
同論竟照凡鬬科以繯首之罪不特名義未符辦理

亦覺歧異衡情酌理李成仔一犯將來緝獲時應仍
依行竊同主雇工財物被事主登時追捕致死照凡
人擅殺一例定擬方昭平允其已獲聽從幫毆之劉
來係李觀燈應照餘人例擬杖八十折責發落該犯
等僉供死者致命重傷係在逃之李成仔所毆既據
該撫咨稱係先後拏獲業經隔別研訊供出一輒無
庹避就應如所咨毋庸監候待質逸犯李成仔等應
令該撫飭緝務獲究辦所有該撫咨稱李成仔將來
拏獲時應否照凡鬭殺定擬抑或照擅殺罪人律擬

紋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該撫可也

陝西司光緒四年

本部查家長之妾毆死奴婢之案例止分別是否生有子女之妾自不論所生有無成立其與奴婢有犯應照家長期親論至彼此易換婢女係以一婢抵換一婢在價買婢女既以所換之主為主則其主人應各以所換之婢為婢若有殺傷雖例無治罪明文自應仍按照奴婢各律例定擬今徐李氏將婢女紅玉聘與馬毓桂為妾馬毓桂因借得幼婢來喜易換過門雖未立有字據惟既經隸身服役自不問來喜係

借來易換之人而以婢易婢核與價買婢女情無二致該氏係生過子女雖未長育與並未生有子女者不同其將婢女來喜毆傷致斃自應照家長生有子女之妾毆殺奴婢律問擬應令該督速飭審明詳敘供招妥擬報部到日再行核覆可也

江西司 光緒九年

查例載家長殺白契所買奴婢若甫經契買未配室家者以殺雇工人論又律載家長之期親故殺雇工人者絞監候各等語又道光十三年本部議覆江西道御史金應麟奏請修改刪易刑例摺内酌議長隨人等雖非娼優賤役可比然律内庶民之家存養良人為奴婢已應即放從良斷無長隨人等反准其存養良人為奴婢之理則遇有殺傷奴婢者自不得復以主僕名分論即可概見該御史請將長隨人等毆

故殺奴婢酌設專條之處應毋庸議等因奏准通行
遵照在案此案潘林氏係長隨潘文華之妻嗣潘文
華赴甯都州署服役潘林氏在省居住於光緒六年
七月間用價契買曹姓婢女平英為婢並未呈契蓋
印七年九月間潘文華告假回省潘林氏告知前情
潘文華見潘林氏相待平英刻薄遇事庇護潘林氏
生氣吵鬧從此心生疑忌一見平英即生厭惡屢次
凌虐責打俱因傷輕平復潘文華時向勸阻並斥潘
林氏以後不准責打潘林氏更加忿恨起意將平英

處死以免後累十一月十五日潘文華出外探親潘林氏即令平英下跪先用木門毆傷平英右肩甲左手腕平英逃至廚房避匿潘林氏赶去拾取鉄火簽用柄亂毆傷平英偏左等處滚跌倒地潘林氏恐其傷輕不死又掉轉鉄簽連毆傷平英兩腿越日身死該撫以潘林氏係長隨之妻似不准收買良人為奴婢則其謀殺婢女平英身死應依凡人謀殺本律問擬斬候惟平英本係曹姓婢女並非買良為賤又與存養良人為奴婢者究有區别可否仍照殺白契所

買奴婢甫經契買者以雇工人論家長期親故殺雇工人絞律擬絞監候因其有憎嫌情事秋審擬入情實辦理例無恰合專條亦無辦過似此成案罪名斬絞出入咨部示遵等因　本部查殺傷奴僕分別紅契白契及是否恩養年久之例係指良民而言道光十三年聲明殺傷奴婢不得以主僕論等語係指長隨人等收買良人而言若係他人轉賣之婢遇有殺傷如何科罪不特例無明文前議亦未議及惟查主僕以名分為重應抵與不應抵罪名亦出入懸殊長

隨人等既無准予收養奴婢之理即不能另立殺死奴婢之條至價買他人之婢雖未便即以主僕論究有恩養情分核與良人稍有區别全在司讞者准情酌核定斷自可毋虞枉縱今潘林氏契買平英為婢女心生厭惡屢次淩虐責打嗣因被伊夫潘文華勸阻村斥輒懷恨起意將平英處死用鉄火箸將其迭毆致斃該氏之夫潘文華既係長隨即用價契買奴婢按律亦不應以主僕論若竟依凡人論問擬斬首平英究係曹姓婢女該氏價買為婢亦與買良為賤

不同窮惟律設大法原有不准存養奴婢之人而禮順人情斷無一概禁用雇工之理設如潘文華抱養同類之子撫為義子有犯殺傷如例内所云十六歲以上及恩養未久等項能不照雇工人定擬耶比類參觀此案之不應以凡人論尚非無所依據該撫聲稱可否將該氏仍照殺白契所買奴婢甫經契買以雇工人論家長期親故殺雇工人者絞律擬絞監候因其有憎嫌情事秋審擬入情寔辦理持論尚屬允協惟並未據訊取全案供招送部是否確鑿及應否

入於秋審情寔之處本部無從懸擬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訊確情詳叙供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奴婢毆家長

雲南司　道光十八年

臣等詳核案情劉陳氏被夫毆踢用手擰抵致指甲抓傷其夫咽喉尚可謂之無心致傷若其迸躲被夫石擲撓抵致石擊回其石自必隨擊落地何至其夫劉定從轉身拾棍時猶被石擊傷且劉定從所擲之石當被擊回其間亦無轉身拾棍之暇復查該氏被夫抓住頭髮始終並未脫手又何能往外迸躲顯係該氏捏飾以為裝點無心致傷地步該撫於此等緊要情節並未詳訊明確輒以並非有心干犯具題聲

妻毆夫

刑科題毆下

請殊屬含混 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另行提犯研
訊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安徽司 道光十九年

臣等查妻毆夫至死之案律例內雖無分別是否有心干犯明文惟檢查向來辦理成案若核其情節寔係被毆情急抵格適傷並非有心干犯定案時因夫婦名分攸關仍照本律問擬斬決均准將可原情節于疏內敘明恭候

欽定

倘蒙

聖恩垂憫飭下九卿會議即予量減為斬監候以示矜恤

今張蘇氏被伊夫張奪取刀向砍該氏奪脫刀頭張

奪右手執持刀柄左手揪住該氏頭髮在伊身左向下揪毆該氏掙扎不脫情急用刀頭向上搪抵冀其鬆手適傷張奪咽喉倒地該氏見夫受傷驚慌哭救核其情節似係被毆情急抵格適傷並非有心逞兇干犯惟查該氏並未身受寸傷而所格伊夫之傷適在咽喉原驗重至食嗓斷謂為無心適傷亦難憑信該撫于此等緊要關鍵並未詳究明確又未將是否有心干犯之處隨案聲敘臣部未便率行議覆應令該撫另行親提研訊務得確情妥為聲敘具題到日

再行核辦

刑律鬬毆下

妻妾毆夫

陝西司道光二十七年

本部查娶同母異父姊妹以親屬相姦論之律原因雖不同父究係一母所生故應行離異至前夫子女與後夫子女苟合成婚以娶同母異父姊妹科斷之例係指男女私自苟合者而言如有媒妁婚書並非私自苟則既屬異父又不同母若與其夫有犯自應仍按服制定擬今據該督咨稱何添氏因何陳氏與何學學子年漸長大商同何添佑將何陳氏配與何學學子為妻即於是晚成婚聲明雖由父母主婚究

無媒妁之言情同苟合等語查鄉曲愚民其為子定
婚即無媒妁婚書豈無媒証該督並未據收具人証
供詞已難憑以定斷又查何學學子年甫十五何以
急欲為之畢婚況既於是日起意配給為妻即於是
晚令其成婚更難保非預見該氏等有苟且之行因
而委曲遷就詳核案情何學學子欲與該氏野合因
該氏不允迎面抱住腰身摔摜該氏既被死者抱住
其手自難得力若僅止持鐮嚇唬何能竟至戕生且
先抓一傷既委為手搪抵後毆一傷又委為摔勢過

拯救手不及是所供下手情形亦難憑信承審之員於此等緊要關鍵並不詳細研訊亦未據詳敘供招傷單送部僅略舉數語咨請部示案情既未確鑿罪名出入甚鉅本部礙難臆斷應令該督再行另委賢員提集全案人證細心研究錄敘全案供招核實擬敘分別妥議具題到日再議

陝西司 咸豐元年

奉

大

人交核涼州副都統咨精文誤傷其妻兆氏一案查律載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又夫毆妻至死者絞故殺者亦止於絞又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精文因久患病症無力拉弓伊父查知稱欲責打該犯輒萌短見拔劍欲圖自盡伊妻兆氏赶向拉奪致劍尖誤傷兆氏咽喉身死該副都統以律例並無專條將精文於故殺妻絞罪上減等

擬流聽候部議等因查該犯欲圖自盡本無害人之心其誤傷伊妻身死若遽擬以故殺之罪未免與本欲謀害他人而誤殺人者無所區别檢查例案雖無似此自刎而誤殺旁人成式惟道光十三年直隸熊保林因貧自萌短見將信物做就燒餅致旁人誤食殞命因該犯本無害人之心而誤毒他人致死核與毒鼠誤斃人命者相同將熊保林比照毒藥毒鼠如置藥在人常經過處因而殺人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在案比類參觀彼案之服毒自盡而誤殺旁人既

得援例擬流則此案之拔劍自盡而誤殺伊妻自未便仍科絞抵該副都統擬將精文比照謀殺人而誤殺旁人以故殺論於故殺妻絞罪上減一等擬以滿流係屬酌量辦理尚屬允協至此案已死兆氏受傷之時屍母前往曾向問明兆氏聲稱實係精文自抹奪劍所致並無別故且精文早有欲尋短見之語屍父母供詞均鑿鑿可據是案情亦別無疑竇似可照覆仍候

欽定

直隸司 同治六年

查審理人命案件必須嚴究致死確情不得任聽狡飾供詞遽行定讞致滋輕縱此案藍美堅妻楊氏平日和睦與莊頭張永清並其族叔張保無嫌藍美祖種張永清官園地一段給有押租京錢一百二十千立有錢到許贖文契以前交租並無短欠後因收成歉薄短欠兩年租糧屢討未給嗣張永清欲行撤地藍美因此地膏腴不願被撤再三央懇經劉邦達說合將賬算清除扣還兩年欠租外令張永清將押租

錢交還嗣張永清將地轉租與劉天鐸承種劉天鐸託戚誼張保代種藍美將租契交還後伊妻楊氏以此地伊家已成種多年忽被撤去疑有謀奪之人埋怨藍美無能令藍美往找張永清不依要回地畝藍美往找張永清未見楊氏聲言種地不拘何人找向拚命總要使其將地退還方休嗣張保赴地耕種藍美經過瞥見理論張保答以地係劉天鐸承佃託伊代種與伊無干藍美心疑張保奪佃回向楊氏告知楊氏聲言張保既謀種伊家地畝非向拚命嚇唬張

保如何肯將地畝退還即找取蔴繩交藍美携帶令藍美同到地裏向張保不依如果不允退地假裝欲將伊勒死嚇唬藍美應允即同楊氏趨至地内村斥張保不應奪地並向阻鬧將犁地牛隻赶跑種地工人俱各畏事走散張保向斥不依楊氏聲言養命地畝既已被奪要命何用逼令藍美將伊勒死藍美會意亦聲言既難生活先將伊妻勒死隨後再找自盡道路即取所帶蔴繩挽成活扣迎面套入楊氏項脖假裝拉落向張和嚇唬張保畏懼轉身走避楊氏用

手攥住繩子令藍美往前拉赶藍美因楊氏既將繩子攥住往前拉走諒不致死即轉身向前拉赶詎楊氏失手將繩鬆放致活扣抽緊傷及咽喉合跌倒地碰傷額顱又因失跌勢重繩頭向上結扣愈加抽緊藍美覺重回頭查看喊叫楊氏已不能言語赶緊撕救楊氏業經氣閉殞命藍美悔恨因思弄假成真痛伊妻死於非命均係張保謀奪地畝所致起意圖賴當用原繩仍舊套入楊氏項上將繩頭拴在張保耕地犁上赶至張保門首賴張保將伊妻勒死嚷鬧圖

賴該都統將藍美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遇

赦援免等因咨部　本部詳核案情藍美因疑張保謀奪伊佃種地畝伊妻楊氏欲令張保退地商同向張保嚇唬令該犯假裝將其勒死該犯將繩挽成活扣迎面套入楊氏項脖張保畏懼走避該犯等本意係向張保嚇唬張保業經走避又無他人在旁目覩該犯等僅可另作計議何以仍往前拉赶楊氏既將繩子攥住即使失手鬆放應向該犯告知何以並不言語任其拉勒該犯亦何以畧不回顧且拉勒本係假裝

必不至用力緊拉何致遽將繩扣抽緊傷及咽喉迨楊氏合跌倒地該犯自應即時知覺何以直待拉繩覺重始行回頭查看況跌地事在俄頃繩子既係活扣不難即時解放亦何至撅救無及凡套拉斃命之案均係由死者身後用繩套住倒拖拉走故傷及咽喉若兩人相隨而行雖用力強拉死者未將繩子攥住活扣亦不能抽緊即如所云因失跌勢重繩頭向上則繩勢揭起傷痕當由咽喉斜上何以原驗傷痕圍圓周匝情節種種支離難保無故設圖賴事後狡

供避就情事案情既未確鑿本部未便率覆應令該

都統再行提犯研訊究竟是否有心勒斃務得確情

按律妥擬報部到日再議可也

妻毆夫

河南司 同治六年

本部查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與其夫有犯除例內載明同姓及尊卑良賤為婚等項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應依凡人科斷此案陳二川並物患瘡已成殘廢經伊兄陳大川欲為聘娶岳氏為妻未將殘廢情由告知迎娶過門核其情節陳二川既有隱疾並不明白通知以致誤人終身婚姻既不得其正即屬應行離異其被岳氏殺斃例內並無隱匿殘廢冒妄為婚有犯仍按服制定擬明文自應按照凡人科斷

妻妾毆夫

惟究係伊兄主婚陳二川僅止隱匿殘廢與倩令他人頂替騙娶妄冒爲婚者微有不同若遽照擅殺定擬未免輕縱衡情酌斷應將岳氏照凡人謀殺造意律擬斬監候隨本聲明酌入秋審緩決以持情法之平應令該撫速飭審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河南司 光緒八年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毆妾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各等語至有妻更娶與其夫有犯仍按服制定擬之例係指其夫並未承祧兩房後娶之妻律應離異者而言若承祧兩房各為娶妻冀圖生孫續嗣愚民昧於嫡庶之禮與有妻更娶者不同止宜分別先後而正名分未便律以離異之條檢查嘉慶十九年禮部議覆河南學政請示余篤生案內既稱禮無二嫡後娶之妻止應作為妾論並通行各省凡官員士

庶人等如有獨子承祧兩房祇應娶嫡妻一人其置側室以廣嗣育例所不禁不得兩門均為娶妻有違定例等因在案此案張碧峯先娶郭氏為妻因胞伯乏嗣近門無可承繼令張碧峯一人兼祧另為聘娶劉氏為妻生有子女嗣張碧峯見幼女出外頑耍喝斥劉氏護短攔阻致相罵詈劉氏撲毆張碧峯拾取鉄斧砍傷劉氏左臁肕倒地劉氏扭拉張碧峯衣服不放辱及張碧峯父母張碧峯用斧背並斧毆砍傷其右腿肚左右臁肕越日殞命該撫以劉氏係張碧

峯獨子兼祧兩房有妻更娶之妻應仍照毆妻至死本律問擬將張碧峯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臣等查張碧峯先娶郭氏爲妻因胞伯乏嗣以獨子兼祧兩房另爲聘娶劉氏爲妻雖因該犯承祧兩房冀圖生孫續嗣起見非有妻更娶可比未便判離惟禮部既議定獨子承祧兩房祇應娶嫡妻一人是後娶之婦應作妾論已屬不辯而自明惟是案情各有不同未可執一論斷如果先娶之郭氏早已已物故則後娶之劉氏尚可酌照毆妻本律問擬若

郭氏尚在是該犯已有嫡室則劉氏即應按毆死妾律擬以滿徒究竟郭氏是否存亡檢查原揭並未詳細敘明罪名出入攸關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例案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江西司 光緒八年

本部查嫁娶違律有犯應以凡論例内祗載有先姦後娶私自苟合等項至招贅後夫將妻毆斃應否以夫婦論並無明文自應仍以有無媒証婚書為斷蓋夫故無依例准再醮若別無親屬主婚業經投族憑媒明立婚書是夫婦名分已正即無論是否招贅及要歸夫家均不得另生他議强為區分將應照夫婦定擬之案與私自苟合者一律同科致失情法之平今李張氏因夫故子幼投族憑媒議立婚書招贅該

犯廖基預為夫與並無媒妁婚書私自苟合應以凡論者不同且結褵已十餘年夫婦恩義已久其將李張氏砍斃自應仍照毆妻至死律科斷其有並無媒妁婚書與李張氏案情不符者不得強行比附以示區別所引嘉慶二十年浙江省周阿旺被朱氏招贅為夫將朱氏之子林清發致斃依毆妻前夫之子同居律擬絞即係照名分定擬該撫聲稱以此類推妻與招贅後夫並非私自苟合名分既定恩義已深有犯應按夫妻本律問擬正係發明此案不易之論至

光緒二年該省駱祝氏夫故招贅胡念旺之父胡維連為夫胡念旺隨父撫養胡維連故後駱祝氏之子駱進發與胡念旺爭産互控之案雖經駁令依凡人定擬究屬兩歧應無庸議惟查此案尚未據訊取全案供招送部是否確鑿本部無從懸擬應令該撫再行提犯研訊確情詳叙供招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江西司 光緒九年

查審理夫毆妻致死案件必須詳究起衅確情方可按律科斷若核其情節諸多未符即不得率憑該犯含混供詞遽行定讞致涉疑竇此案廖基預與已死李張氏先不認識同治八年間李張氏因夫故家貧子幼憑媒李仲行邀同族房李識勉等議立婚書招贅廖基預為後夫管養家口廖基預向與前夫之姪李仲汶一門同居廖基預常至其家閒坐光緒六年間廖基預乘李仲汶外出與其李桓氏通姦李張氏

與李仲汶均不知情嗣李張氏見廖基預與李桓氏並閒談笑向廖基預盤出姦情勸絕往來廖基預不理李張氏因此與廖基預時常吵鬧七年正月間廖基預因李張氏尋鬧不休當將原立婚書交還李張氏不依往投族房李識勉等理論經李識勉等勸止廖基預即出外傭工日久未回四月十三日廖基預回歸適李張氏赴山砍柴路遇李張氏斥罵廖基預薄情廖基預回詈致相爭鬧李張氏舉刀向砍廖基預奪刀砍傷李張氏偏左連左額角倒地逾時殞命

該撫先因例無憑媒招贅後夫將妻致傷身死作何治罪明文咨准部覆以李張氏明立婚書夫婦名分早定恩義已久應照夫毆妻至死律定擬提審據供前情不諱將廖基預依律擬絞等因具題臣等詳核案情李張氏向與伊夫姪李仲汶同居如果因夫故故家貧子幼無依欲行再醮何以並不先與李仲汶商量竟自憑媒邀同族房李識勉等議立婚書招贅廖基預為後夫廖基預爾時年僅二十七歲而李張氏年已四十二歲比較年歲爲爲懸殊且李張氏家

係貧寒又須該犯管養家口有何貪圖必欲娶年長十餘歲之孀婦為妻似非情理所有况該犯與李張氏前夫姪媳李桓氏通姦經李張氏查知尋鬧不休該犯與李張氏夫婦已十餘年之久情義不為不深若非李桓氏從挑唆何以該犯遽將原立婚書交還迨李張氏不依找向族房理論勸止又復出外避匿日久不歸竟置李張氏於不顧其為與李桓氏通姦情密憎嫌李張氏年老礙眼因罷婚未成起意致死事後捏詞支飾希圖避就情節顯然且檢查原揭屍

子李仲發供稱李仲汶係伊堂兄其為係李張氏夫
胞姪已無疑義而李楦氏供內則稱李張氏係伊夫
李仲汶無服族孀前後尤屬歧異況李仲汶既稱並
未縱姦毋庸置議何以始終並未傳案訊供更屬草
率案情既涉支離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
集犯證嚴鞫務得確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湖廣司 光緒八年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又例載竊盜逃走事主倉皇追捕失足身死如賍少罪輕不至滿徒者將賊犯杖一百徒三年又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他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谷得葉因伊妻谷鍾氏在家獨處嗣該犯外歸撞見劉永安慌忙跑出心疑有姦向谷鍾氏盤問分辯該犯斥其狡賴拾柴枝致傷谷鍾氏右肋等處次日身死該犯係疑姦毆妻所疑之劉永安到官供明僅止前往調姦剛至房外即

被撞見跑出其無姦已有確據與本夫逼供殺妻到
官後指稱姦所獲姦姦夫逃脫未經弋獲認供姦情
之有無尚在未定者不同自應仍依夫毆妻至死本
律問擬該撫牽引非姦所獲姦將姦婦逼供而殺審
無姦情確據者依毆妻至死論罪名雖無出入引斷
究未允協應即更正谷得業應依夫毆妻至死者絞
監候本律擬絞監候秋後出決該撫疏稱劉承安起
意前往調戲並未與谷鍾氏覿面戲謔谷鍾氏被夫
毆斃亦出劉承安意料之外例無治罪專條比照本

夫闖姦將姦婦殺死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例上量
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事犯到官在光緒七年五
月十四日
恩詔
以前准減杖一百谷得屬救阻不及應毋庸議等語
查姦夫杖一百徒三年之例係指本夫闖姦數日將
姦婦殺死姦夫到官供認不諱確有寔據者而言今
劉承安圖姦剛至房外即被撞見跑出尚未與婦女
覿面不得為姦夫死者即不得為姦婦其本夫疑姦
立時殺妻更不得為闖姦數日核與窃盜逃走事主

倉皇追捕失足身死者情形不甚懸殊自可比附定
擬該撫節刪例內數日字樣將圖姦未成確有實據
之案比附和姦已成確有實據之例量減定擬亦未
允協應即更正劉承安應改比依窃盜逃走事主倉
皇追捕失足身死如賍少罪輕不至滿徒者將賊犯
杖一百徒三年例擬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在光緒七
年五月十四日
恩詔
以前係圖姦未成致婦女被殺比例擬徒與和姦敗
露姦婦羞愧自盡及被殺者不同應不准援減解配

折責拘役餘如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云云

妻妾毆夫

奉天司 光緒十年

查審理命案如情節稍重原無妨按照本例酌量加等問擬斷不可於例外加至數等致失情法之平此案馬甸滈聘娶張幅之女張氏為妻張氏之妹張洛梛子時至馬甸滈家探望馬甸滈乘間與張洛梛子成姦經張氏窺破姦情將張洛梛子送回嗣馬甸滈冀與張洛梛子續姦央令張氏往接張氏未允向斥馬甸滈恐人聽聞用手按住其口因張氏掙扎將其額顱誤抓致傷張氏揪住衣襟不放馬甸滈掙不脫

身咬傷其左手大指張氏鬆手後馬甸滈復令張氏
往接張氏仍未允許馬甸滈氣忿用拳並手掌毆傷
其左右眼胞連腮頰復用脚將其左膝蓋踢傷經鄰
人勸息越日馬甸滈復逼張氏一同往接張氏恐被
復毆勉强同往即向同往即向其母張李氏哭訴前
情並以如此毆逼受氣料難存活之言向告馬甸滈
聞言羞忿欲毆經張李氏等將馬甸滈勸走張氏獨
自回歸因屢被毆逼氣忿莫釋行至中途買服洋烟
回家臥炕滚鬧馬甸滈詢知調救罔效恐其母家不

依將張氏背至張李氏門首放下逃回張氏因毒重
殞命報驗訊供不諱該督等將馬向富依夫毆妻至
死絞監候律上量減擬流等因具題臣等查該犯馬
向富因與伊妻張氏之妹張洛椰子通姦情熱屢令
往接續姦不允嚷鬧該犯將其毆踢致傷尚無定在
允惡情狀迨張氏被毆氣忿自尋短見吞服洋葯身
死亦非該犯意料所及且既經驗明該犯原毆各傷
均屬輕淺不致戕生其張氏斃命委係由於服毒即
與毆妻至死之律無涉自未便率行比擬致案情與

律意不符查該犯毆妻非折傷及毆妻因而自盡均律得勿論即其與張洛梆子通姦按例亦罪止杖枷如謂酗起因姦毆打伊妻致令自盡情節較重酌量於姦罪上加等擬徒已足以昭平允斷無科以流罪之理況平人威逼人致死如非致命又非重傷不過例擬杖徒豈毆逼妻命反能較平人加重以致漫無區分如果訊明該犯另有兇慘重即即按律予以繯首亦屬罪有應得若就此供情而論似難格外從嚴令該督並未詳核例案遽將該犯於毆妻至死絞律

上並減擬流引斷殊未允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督再行提犯研訊確情按律妥擬到日再議

陝西司 光緒十年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註云故殺亦絞又妻毆夫祖父母父母而夫擅殺死者杖一百註云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等語又道光二十六年本部議覆山東巡撫題徐允賢因妻張氏用菜刀劃傷伊母該犯當時奪刀扎傷張氏身死案內聲明夫因別故殺妻事後希圖減罪必以妻毆罵翁姑為解而翁姑之溺愛其子者亦必扶同揑飾如率照擅殺律擬杖是徒開殘殺之端故必父母親告乃坐以杜串揑若其

妻刃傷翁姑既有傷痕可驗又有屍親鄰佑人等供証可憑即屬確有証據如仍照律擬絞似不足以維風化而昭平允當將徐允賢擬杖完結並通行各省嗣後妻毆翁姑翁姑並未告官而夫擅殺驗有傷痕証佐又復確鑿照律擬杖如止毆詈空言應仍以親告為斷等因在案此案牛萬市因妻李氏不為伊祖母鄢氏盛飯復將鄢氏推跌倒地向斥潑罵用掌向毆致抓傷其耳根李氏折命牛萬市用繩將其兩手背捆李氏卧地滾罵牛萬市用皮繩連毆傷其左右

腿左右臁肋等處李氏罵不絕口牛萬市復毆傷其左乳等處經隣人郭劉氏走至攏勸問明情由李氏逾時殞命報驗審供該州將牛萬市審依夫毆妻至死律擬絞並援引河南等省杜恒太王五急等三案詳經該署臬司以杜恒太等案並未通行王五急一案死者僅向其姑頂撞亦與此案情形不同聲明道光二十六年通行傷痕與証佐並舉倘無傷可驗即難並論查毆夫之祖父母父母罪犯應死律註不論有傷無傷凡人擅殺應死罪人但有証佐罪止擬杖

若子孫致死悖逆之妻祇以祖父母父母身未受傷
雖有証佐仍擬絞候似覺向隅此案既有郭劉氏可
証與通行所謂僅止毆詈空言者迥殊牛萬市似可
依律擬杖詳經該撫以細繹通行証佐傷痕委係並
重案內只有証佐並無傷痕與通行未符未便即以
滿杖定擬惟罪疑惟輕可否照律擬杖據詳咨部示
遵等因　本部查妻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被夫擅殺
之案應否擬以杖責律以祖父母父母是否親告為
憑通行內又以祖父母父母雖未親告是否驗有傷

痕為據至所稱証佐一層即係指驗有傷痕而言並非謂舍傷痕而別求確實証佐也蓋証佐猶可串揑而傷痕斷難偽為若不問有無傷痕惟以証佐為憑似與通行內所稱如止毆詈空言應仍以親告為斷之語不相符合是辦理此等案件定律與通行已極明晰引斷無虞歧誤今李氏雖係推跌伊祖姑罪人惟並未據伊祖姑親告又未驗有傷痕即使鄰婦郭劉氏當場目睹亦不能指為証佐確鑿況勸阻時已在牛萬市毆傷李氏之後且係問知情由其死者如

何推跌祖姑並未在旁看明即係事後空言核與傷痕証佐均屬確鑿者迥不相同未便遽行擬杖致與定律不符即謂李氏實係不孝有據亦祇應俟秋審時酌入可矜減等辦理該署臬司等牽引毆夫之祖父母父母罪犯應死律註不論有傷無傷並謂凡人擅殺應死罪人但有証佐罪止擬杖比較輕重核與此律專以是否親告為斷者迥異尤未便扭合並論惟該撫僅畧舉數語並未將全案供招詳叙案情是否屬寔本部無從懸擬應令該撫作速按律妥擬具

題到日再議可也

妻妾毆夫

河南司　光緒十一年

查律載有妻更娶妻者杖九十後娶之妻離異歸宗又例載嫁娶違律應行離異者若止係有妻更娶實係明媒正娶者雖律應離異有犯仍按服制定擬又非姦所獲姦將姦婦逼供而殺審無姦情確據者依毆妻至死論又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景祿云云應即擬結　查景祿因後娶之妻明氏跟王姓逃走數月後始行尋獲仍不肯跟伊回家氣忿起意致死用刀迭砍傷其咽喉等處斃命明氏

係被夫休棄之婦該犯雖係有妻更娶律應離異惟明氏經其母主婚改嫁結褵將及一載夫妻名分已定與苟合成婚者不同至明氏跟隨王姓過度其中顯有姦情第景祿係得自傳聞並無實在確據且王姓亦未獲案究屬一面之詞即與非姦所獲姦逼供而殺無異自應仍按毆妻至死本律問擬景祿應革去步甲合依夫毆妻至死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直隸司 光緒十三年

查律載毆妻父死者斬監候等語此案李得盛因與妻父王添俊口角爭毆用木柄鉄撓將王添俊毆扎致傷身死該犯雖聽糾越獄脫逃惟尚在未定罪名以前自應仍按毆妻父至死本律問擬李得盛合依毆妻父死者斬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事犯到官在光緒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恩旨

以前招解在後毋庸查辦該督將該犯照在獄糾夥三人脫逃原犯斬候改為立決之處應毋庸議該督

疏稱該犯云云

直隷司 光緒十三年

查魏良因妻劉氏用言向伊母頂撞該犯管教劉氏復執持刀斧扎向逞兇該犯慮恐被害起意致死高同王洛言等將劉氏扎傷後焚燒房屋致劉氏被燒土壓氣閉身死寔屬謀殺按謀殺卑幼應依故殺法律載夫毆妾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集解內載夫毆妾至死者滿徒不言故殺亦止於徒各等語查集解係進

呈宮書自應遵照辦理該督聲稱律例並無作何治罪

刑律鬬毆

妻妾毆夫

明文将魏良依夫毆妾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本部
查核情罪尚屬允協應如所咨辦理餘如所擬完結
仍令照例彙題逸犯王洛言應令該督飭緝務獲究
報可也

江蘇司光緒十四年

查律載夫毆妻至死者絞監候註云故殺亦絞又妻罵夫之父母夫擅殺者杖一百註云父母親告乃坐各等語又道光二十六年本部議覆山東巡撫題徐允賢因妻張氏用菜刀劃傷伊母將張氏扎傷身死案內聲明夫因別故殺妻事後希圖減罪必以妻毆罵翁姑為解而翁姑之溺愛其子者亦必扶同捏飾如率照擅殺律擬杖是徒開殘殺之端故必父母親告乃坐以杜串捏若其妻刃傷翁姑既有傷痕可驗

又有屍親鄰佑人等供証可憑即屬確有証據如仍
照律擬絞不足以維風化而昭平允當將徐允賢擬
杖完結並通行各省嗣後妻毆翁姑翁姑並未告官
而夫擅殺驗有傷痕証佐又復確鑿照律擬杖如止
毆詈空言應仍以親告為斷等因在案此案渠景崙
因妻孫氏罵詈翁姑致伊母王氏氣病伊父渠逢溶
將伊夫婦一併攆至外庄居住渠景崙因無顏見人
向孫氏斥說孫氏不服復牽及翁姑混罵渠景崙氣
忿邀同支更之衛杭等將孫氏勒斃維時隨嫁之婢

女春來在旁哭求渠景嵛未理經屍母孫朱氏看出傷痕報驗前據該撫將渠景嵛依妻罵夫之父母而夫擅殺律擬杖等因咨部經本部以子婦罵詈翁姑其夫忿激致斃滿杖之律係指伊父母事前曾經首告者而言若事前並未首告向俱照毆故殺本律定擬駮令另行妥擬去後茲據該撫援引廣東省唐文遂毆殺何氏河南省韓雲故殺王氏直隸省王瑞故殺張氏各成案並聲稱孫氏罵詈翁姑雖未親告而渠景嵛夫婦撵至外庄居住情由鄰里咸知其翁姑

渠蓮浴等到案供明即與親告無異且屍屬孫綺屏等僉稱孫氏罵詈翁姑屬寔尤為供証確鑿孫氏忤逆之罪寔有難逭渠景崙殺妻之情寔有可原請仍照原擬將渠景崙擬杖等因咨部　本部查妻罵夫之父母被夫擅殺之案應否擬以杖責律以父母是否親告為憑嗣因各省辦理參差復經本部於道光二十六年議覆山東省徐允賢案內申明律意題准通行各省歷來遵照辦理並無歧異今孫氏之罵詈翁姑並未據翁姑親告核與妻毆翁姑驗有傷痕無

須拘定親告者既有不同況且張景崙遡同衛杭等將孫氏勒斃係在被逐分居之後伊父母未曾在場並無忿激可言其鄰証屍屬於孫氏詈罵各情均非目睹雖有隨嫁之春來在側亦係婢女事後一言尤未便據以為証將該犯遽行擬杖致與定律不符即謂孫氏寔係不孝有據該犯情有可矜亦祇應俟秋審時照例辦理該撫所引唐文遂等三案均在道光二十六年以前且歷經本部於議駁各省案內聲明係遠年成案不准引用豈得復援以為據案關故殺

妻命罪名出入懸殊本部仍難率准應令該撫詳核律意通行速飭妥擬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陝西司 光緒十六年

查例載夫謀殺妻之案如係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者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名例律載斷罪無正條援引他律比附定擬各等語此案傅添祿因挾柯樹溙疑竊之嫌聽從伊妻傅何氏種命圖賴背棄柯樹溙池塘致傅何氏被淹身死寔屬從而加功遍查律例並無妻自起意種命圖賴其夫聽從下手作何治罪專條自應比例問擬應如該撫所題傅添祿除聽從將妻屍圖賴未成輕罪不議外應

比依夫謀殺妻他人起意本夫聽從加功於絞罪上
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事
犯在光緒十五年三月十六日
恩詔以前係妻自起意種命圖賴聽從下手致斃比例擬
流應准援免後再有犯加一等治罪該撫疏稱武生
柯樹溙即柯大溙疑竊有因尚無不合惟肇衅釀命
應照不應重律擬杖八十係武生照律納贖事在
赦前所得杖罪應予寬免並免納贖張周氏傅永剛先後
觧勘均無不合應毋庸議竊柴正賊事在

赦前應免緝拏無干者釋等語均應如所題辦理